

棗陽縣志卷二十五

人物志

漢史紀傳

光武本紀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祖九世之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

發。劉攽曰案文有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文意不明蓋此生字當作子字發生春陵節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

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光武年九歲而孤養於叔父良身長七尺三寸

美須眉大口隆準日角性勤於稼穡而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事田業比之

高祖兄仲王莽天鳳中乃之長安受尚書略通大義莽末天下連歲災蝗寇盜鋒起

原註言賊鋒銳競起地皇三年南陽荒饑諸家賓客多為小盜光武避吏新野因賣

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為輔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

兄伯升素結輕客必舉大事且王莽敗亡已兆天下方亂遂與定謀於是乃市兵弩

十月與李通從弟軼等起於宛時年二十八十一月有星孛於張光武遂將賓客還

春陵時伯升已會眾起兵初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

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

陳收。齊召南曰案陳收應作陳牧劉元傳平西擊長聚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

馬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眾意恨欲反攻諸劉光武斂宗人所

得物悉以予之眾乃悅進拔棘陽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於小長安

漢軍大敗還保棘陽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漢軍復與甄阜梁丘賜戰於泚水西大

破之斬阜賜伯升又破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於清陽進圍宛城二月

破之斬阜賜伯升又破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於清陽進圍宛城二月

棗陽縣志卷二十五 人物志 漢史紀傳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

辛巳立劉聖公爲天子。以伯升爲大司徒。光武爲太常偏將軍。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鄧。皆下之。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莽聞阜賜死。漢帝立。大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共甲士四十二萬人。五月到潁川。復與嚴尤陳茂合。初光武爲舂陵侯家訟逋租於尤。尤見而奇之。及是時城中出降尤者。言光武不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尤笑曰。是美須眉者耶。何爲乃如是。初王莽徵天下能爲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并以爲軍吏。選練武衛。招募猛士。旌旗輜重。千里不絕。時有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爲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也。光武將數千兵。徼之於陽關。諸將見尋邑兵盛。反走馳入昆陽。皆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光武議曰。今兵穀旣少。而外寇彊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卽破。一日之間。

棗陽縣志卷二五

人物志

漢史紀傳

一一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

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爲圖畫成敗。諸將憂迫。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乃使成國上公王鳳。廷尉大將軍王常。留守夜。自與驃騎大將軍宗。佻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幾不得出。旣至鄧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瑤萬倍。古瑤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衆乃從。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何謂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爲地道。衝

棚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爲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六月己卯。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時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尙未知。乃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尋邑得之。不意。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間。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潢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

棗陽縣志卷二五 人物志

漢史紀傳

二二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

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光武因復徇下潁陽。會伯升爲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光武。光武難交私語。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光武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九月庚戌。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府。於是致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漢官儀曰。幘者古之卑賤不冠者之所服也。方言曰。覆髻謂之幘。或謂之承露。而服婦人衣。諸於繡驅。前書音義曰。諸于大掖衣也。如婦人之袿衣。字書無驅字。續漢書俗名。繡掖。據此。即是諸于上加繡。繡如今之半臂也。或繡下有推字。注。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咸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及更始至洛陽。乃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十月。

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所到部縣。輒見二千石長吏。三老官屬。下至佐史。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輒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進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說光武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爲魚。光武不答。去之真定。林於是乃詐以卜者王郎爲成帝子子輿。十二月。立郎爲天子。都邯鄲。遂遣使者降下郡國。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而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轉相驚恐。有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光武趣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食之。傳吏疑其僞。乃椎鼓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傳中人遙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下詎可知。而閉長者。

棗陽縣志卷二

二五

人物志

漢史紀傳

四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

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時寒。面皆破裂。至呼沱河。無船。適遇冰合。得過。未畢數車而陷。進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即馳赴之。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光武因發旁縣得四千人。先擊堂陽。貫縣。皆降之。王莽和戎卒正邳彤。亦舉郡降。又昌城人劉植。宋子人耿純。各率宗親子弟。據其縣邑。以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衆稍合。樂附者至有數萬人。復北擊中山。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部。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南擊新市。真定。元氏。防子。皆下之。因入趙界。時王郎大將李育屯柏人。漢兵不知而進。前部偏將朱浮。鄧禹。爲育所破。亡失輜重。光武在後。聞之。收浮禹散卒。與育戰於郭門。大破之。盡得其所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於是引兵拔廣阿。會上谷太守耿况。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更始亦遣尙書僕射謝

躬討郎。光武因大饗士卒。遂東圍鉅鹿。王郎守將王饒。堅守月餘不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光武逆戰於南絲。斬首數千級。四月。進圍邯鄲。連戰破之。五月甲辰。拔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更始遣侍御史持節立光武爲蕭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光武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貳於更始。是時長安政亂。四方背叛。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爲淮南王。秦豐自號楚黎王。張步起琅邪。董憲起東海。延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竝置將帥。侵略郡縣。又別號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搶。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諸賊或以山川土地爲名。或以軍客彊盛爲號。銅馬賊帥東山荒秃。上進况等大彤。渠帥樊重。尤來渠帥樊崇。五校賊帥高扈。檀鄉賊帥董次仲。五樓賊帥張文。富平賊帥徐少獲。索賊帥古師。郎等並見東觀記。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光武將擊之。先遣吳漢北發十郡兵。幽州

棗陽縣志卷二

人物志

漢史紀傳

五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

牧苗曾不從。漢遂斬曾。而發其衆。秋。光武擊銅馬於鄣。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輒擊取之。絕其糧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勅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將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爲銅馬帝。赤眉別帥與大彤青犢十餘萬衆。在射犬。光武進擊。大破之。衆皆散走。使吳漢岑彭襲殺謝躬於鄴。青犢赤眉賊入函谷關。攻更始。光武乃遣鄧禹率六裨將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使大司馬朱鮪舞陰王李軼等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建武元年春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爲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斬之。光武北

擊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進至右北平。連破之。

北平縣屬中山國今易州永樂縣也。臣賢案東觀記續漢書並無右字此

加右非也。營州西南別有右北平郡。故城非此也。

又戰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爲所敗。賊追急。短兵接。光武

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爲虜啗。弇頻射却賊。得免。士卒死者數千人。散兵歸保范陽。軍中不見光武。或云已沒。諸將不知所爲。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而素懾大威。客主不相知。夜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與戰。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賊入漁陽。乃遣吳漢率耿弇陳俊馬武等十二將軍。追戰於潞東及平谷。大破滅之。朱鮪遣討難將軍蘇茂攻溫。馮異寇洵與戰。大破之。斬其將賈彊。於是諸將議上尊號。馬武先進曰。天下無主。如有聖人。承敝而起。雖仲尼爲相。孫子爲將。猶恐無能有益。反水不收。後悔無及。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河。宜且還薊。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

棗陽縣志卷二

人物志

漢史紀傳

六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

誰賊。而馳驚擊之乎。光武驚曰。何將軍出是言。可斬也。武曰。諸將盡然。光武使出曉之。乃引軍還至薊。夏四月。公孫述自稱天子。光武從薊還過范陽。命收葬吏士。至中山。諸將復上奏曰。漢遭王莽。宗廟廢絕。豪傑憤怒。兆人塗炭。王與伯升首舉義兵。更始因其資以據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統。敗亂綱紀。盜賊日多。羣生危蹙。大王初征昆陽。王莽自潰。後拔邯鄲。北州弭定。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言武力則莫之敢抗。論文德則無所與辭。臣聞帝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爲計。萬姓爲心。光武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光武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據欲正號位乎。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業即定。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

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時不可留。衆不可逆。純言甚誠切。光武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鄴。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爲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今上無天子。海內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天神。以塞羣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鄴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於六宗。望於羣神。其祝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隆命。屬秀黎元。爲人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王邑於昆陽。誅王郎銅馬於河北。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爲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秀猶固辭。至於再。至於三。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於是建元爲建武。大赦天下。改鄴爲高邑。是月赤眉立劉盆子爲

棗陽縣志卷二

人物志

漢史紀傳

七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

天子甲子。前將軍鄧禹。擊更始定國公王匡於安邑。

後書考證。召南按定國上公。乃匡之初封。至此時爲比陽王。久矣。

例以前文言舞陰王李軾後文言遣執金吾賈復擊更始。鄧王尹遵則以文言定國公亦范書刊削之未盡者。

大破之。斬其將劉均。秋七

月辛未。拜前將軍鄧禹爲大司徒。丁丑。以野王令王梁爲大司空。壬午。以大將軍吳漢爲大司馬。偏將軍景丹爲驃騎大將軍。大將軍耿弇爲建威大將軍。偏將軍蓋延爲虎牙大將軍。偏將軍朱祐爲建義大將軍。中堅將軍杜茂爲大將軍。時宗室劉茂自號厭新將軍。率衆降。封爲中山王。己亥。辛懷遣耿弇率彊弩將軍陳俊。軍五社津。備滎陽以東。使吳漢率朱祐及廷尉岑彭。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鐔等。十一將軍圍朱鮪於洛陽。八月壬子。祭社稷。癸丑。祠高祖太宗世宗於懷宮。進幸河陽。更始廩丘王田立降。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辛未。詔曰。更始破敗。棄城逃走。妻子裸袒。流冗道路。朕甚愍之。今封更始爲淮陽王。吏人敢有賊害者。罪同大逆。甲申。以前

高密令卓茂爲太傅。

原注高密縣屬高密國何煇曰茂本傳注云今洛州密縣此云高密者衍高字而注因以誤耳

辛卯朱鮪舉城

降。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却非殿。遂定都焉。

以下事蹟詳後漢書

帝在位三十三年。

以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

論曰。皇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欽異焉。使卜者王長占之。長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士有夏賀良者。上言哀帝云。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改號爲太初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之。及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真人。後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春陵郭。喟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始起兵還春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初。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云。劉秀當爲天子。其王者受命。

棗陽縣志卷二五

人物志

漢史紀傳

八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

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時龍而御天哉。

贊曰。炎正中微。大盜移國。九縣颺回。三精霧塞。人厭淫詐。神思反德。光武誕命。靈貺白甄。沈幾先物。深略緯文。尋邑百萬。貔虎爲羣。長轂雷野。高鋒彗雲。英威既振。新都自焚。虔劉庸代。紛紜梁趙。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既啓。人謀咸贊。明明廟謨。赴赴雄斷。於赫有命。系隆我漢。

劉元傳

劉元。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弟爲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之。客犯法。聖公避吏於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春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王莽末。南方饑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蚌而食之。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諍訟。遂推爲渠帥。衆數百人。於是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

林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地皇二年。荊州牧某發奔命二萬人攻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杜。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輜重。遂攻拔竟陵。轉擊雲杜安陸。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七月。匡等進攻隨。未能下。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聖公因往從牧等。爲其軍安集掾。是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春陵。與諸部合兵而進。四年正月。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斬之。號聖公爲更始將軍。衆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遂共議立更始爲天子。二月辛巳。設壇場於清水上沙中。陳兵大會。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悉拜置諸將。以族父良爲國三老。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

棗陽縣志卷二五

人物志

漢史紀傳

九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

公。朱鮪大司馬。伯升大司徒。陳牧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更始入都宛城。盡封宗室。及諸將爲列侯者百餘人。更始忌伯升威名。遂誅之。以光祿勳劉賜爲大司徒。前鍾武侯劉望起兵。略有汝南。時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旣敗於昆陽。往歸之。八月。望遂自立爲天子。以尤爲大司馬。茂爲丞相。王莽使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是時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長安中起兵攻未央宮。九月。東海人公賓就斬王莽於漸臺。收璽綬。傳首詣宛。更始時在便坐黃堂。取視之。喜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得之乎。更始悅。乃懸莽首於宛城市。是月拔洛陽。生縛王匡哀章。至皆斬之。十月。使奮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南。并誅嚴

尤陳茂。更始遂北都洛陽。以劉賜爲丞相。申屠建李松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又遣中黃門從官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初。王莽敗。唯未央宮被焚而已。其餘宮館一無所毀。宮女數千。備列後庭。自鍾鼓帷帳。輿輦器服。太倉武庫。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各驚相視。李松與棘陽人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爲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太常將軍劉祉爲定陶王。劉賜爲宛王。劉慶爲燕王。劉歙爲元氏王。大將軍劉嘉爲漢中王。劉信爲汝陰王。後遂立王匡爲比陽王。王鳳爲宜城王。朱鮪爲膠東王。衛尉大將軍張卬爲淮陽王。廷尉大將軍王常爲鄧王。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爲穰王。申屠建爲平氏王。尙書胡殷爲隨

棗陽縣志卷二五

人物志

漢史紀傳

十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

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爲西平王。五威中郎將李軼爲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爲襄邑王。大司空陳牧爲陰平王。驃騎大將軍宋佻爲潁陰王。尹遵爲郾王。唯朱鮪辭曰。臣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鮪爲左大司馬。劉賜爲前大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撫關東。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爲夫人。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怒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放若此。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趙萌專權。威福自己。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擊之。自是無復敢言。萌私忿侍中。引下斬之。更始救請。不從。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襜褕諸於。罵詈道中。長

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軍帥將軍。劉放曰。案是時多置軍師。

鄧禹傳亦作軍師將軍此當作師

豫章李淑上書諫曰。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

其代人。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執。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尙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海內望此。有以闕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爲陛下惜此舉厝。敗材傷錦。所宜至慮。惟割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更始怒。繫淑詔獄。自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諸將出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十二月。赤眉西入關。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爲天子。初。望見更始政亂。度其必敗。謂安陵人弓林等曰。前定安公嬰。平帝之嗣。雖王莽篡

棗陽縣志卷二

人物志

漢史紀傳

十一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

奪。而嘗爲漢主。今皆云劉氏真人。當更受命。欲共定大功。何如。林等然之。乃於長安求得嬰。將至臨涇。立之。聚衆數千人。望爲丞相。林爲大司馬。更始遣李松。與討難將軍蘇茂等。擊破。皆斬之。又使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敗。死者千餘人。三月。遣李松會朱鮪。與赤眉戰於蔣鄉。松等大敗。棄軍走。死者三萬餘人。時王匡張卬守河東。爲鄧禹所破。還奔長安。卬與諸將議曰。赤眉近在鄭華陰間。且暮且至。今獨有長安。見滅不久。不如勒兵掠城中。以自富。轉攻所在。東歸南陽。收宛王等兵。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爲盜耳。申屠建。廖湛等。皆以爲然。共入說更始。更始怒。不應。莫敢復言。及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振。以拒之。張卬廖湛胡殷申屠建等。與御史大夫隗囂合謀。欲以立秋日。龜腹時。共劫更始。俱成前計。侍中劉能卿知其謀。以告之更始。託病不出。召張卬等。卬等皆入。將悉誅之。唯隗囂不至。更

始狐疑。使印等四人。且待於外廬。印與湛殷疑有變。遂突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之。印與湛殷遂勒兵掠東西市。昏時。燒門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明日。將妻子車騎百餘。東奔趙萌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印等同謀。乃竝召入。牧丹先至。即斬之。王匡懼。將兵入長安。與張印等合。李松還從更始。與趙萌共攻匡印於城內。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共連兵而進。更始城守。使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松。時松弟汎爲城門校尉。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汎卽開門。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厨城門出。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卽下拜。復上馬去。初。侍中劉恭。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繫詔獄。聞更始敗。乃出。步從至高陵。止傳舍。右輔都尉嚴本。本或作平。或作丕。恐失更始。爲赤眉所誅。將兵在外。號爲屯衛。而實囚之。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

棗陽縣志卷二五

人物志

漢史紀傳

十一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

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十月。更始遂隨祿肉袒詣長樂宮。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爲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爲畏威侯。劉恭復爲固請。遂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印等以爲慮。謂祿曰。今諸營長多欲篡聖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道也。於是祿使從兵與更始共牧馬於郊下。因令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屍。光武聞而傷焉。詔大司馬鄧禹。葬之於霸陵。有三子。求歆鯉。明年夏。求兄弟與母東詣洛陽。帝封求爲襄邑侯。奉更始祀。歆爲穀城侯。鯉爲壽光侯。求後徙封咸陽侯。求卒。子巡嗣。復徙封灌澤侯。巡卒。子姚嗣。

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爲紂未可伐。斯時有未至者也。漢起。驅輕黠烏

合之衆。不當天下萬分之一。而旌旆之所播及。書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頓顙。爭受職命。非唯漢人餘思。固亦幾運之會也。夫爲權首。鮮或不及。陳項且猶未興。况庸庸者乎。

劉縯傳 附子興

齊武王縯。字伯升。光武之長兄也。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王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光武與李通李軼起於宛。伯升自發春陵子弟。合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使宗室劉嘉往誘新市平林兵王匡陳牧等。合軍而進。屠長聚。及唐子鄉。殺湖陽尉。進拔棘陽。因欲攻棗陽縣。志卷一五

人物志 漢史紀傳 十二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

宛。至小長安。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姊元弟仲皆遇害。宗從死者數十人。伯升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渡潢淳水。劉敞曰潢字據注當作黃臨泚水。阻兩川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伯升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乃往爲說合從之執。下江從之。語在王常傳。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爲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日。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至食時。賜陳潰。阜軍望見散走。漢兵急追之。却迫潢淳水。斬首溺死者二萬餘人。遂斬阜賜。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聞阜賜軍敗。引欲據宛。伯升乃陳兵誓衆。焚積聚。破釜甑。鼓行而前。與尤茂遇淯陽下。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尤茂棄軍走。伯升遂進圍宛。自號柱天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

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上公。挾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自阜賜死後。百姓日有降者。衆至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即其事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爲功。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乘吾敝。非計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願各詳思之。諸將多曰善。將軍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聖公既即位。拜伯升爲大司徒。封漢

棗陽縣志卷二

人物志

漢史紀傳

十四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

信侯。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平林。後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曰。王莽改令長爲宰東

觀記曰其宰潘臨也

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即開城門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

光武破王尋王邑。自是兄弟威名益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伯升舅樊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示項羽。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初。李軼諂事更始貴將。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又不受。伯升部將宗人劉稷。數陷陳潰圍。勇冠三軍。時將兵擊魯陽。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邪。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以稷爲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卽日害之。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爲太原王。興爲魯王。

十一年。徙章爲齊王。十五年。追諡伯升爲齊武王。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使試守平陰令。遷梁郡太守。立二十一年薨。

諡曰哀王。子殤王石嗣。

劉放曰案殤者不成人之名今王石立。殤蓋是煬字。

建武二十七年。石始就

國。三十年。封石弟張爲下博侯。永平十四年。封石二子爲鄉侯。石立二十四年薨。子

晃嗣。下博侯張。以善論議。十六年。與奉車都尉竇固等。并出擊匈奴。後進者多害其

能。數被譖訴。建中初卒。肅宗下詔褒揚之。復封張子它人奉其祀。(下略)

論曰。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蓋遠矣。若夫齊武王之破家厚土。豈游俠下客之爲哉。其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赦岑彭以顯義。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嗚乎。古人以蜂蠆爲戒。蓋爲此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棗陽縣志卷二五

人物志

漢史紀傳

十五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

北海靖王興。建武二年。封爲魯王。嗣光武兄仲。初。南頓君娶同郡樊重女。字嫺都。嫺都性婉順。自爲童女。不正容服。不出於房。宗族敬焉。生三男三女。長男伯升。次仲。次光武。長女黃。次元。次伯姬。皇妣以初起兵時病卒。宗人樊巨公收斂焉。建武二年。封黃爲湖陽長公主。伯姬爲寧平長公主。元與仲俱歿於小長安。追爵元爲新野長公主。十五年。追諡仲爲魯哀王。興其歲試守緱氏令。爲人有明略。善聽訟。甚得名稱。遷弘農太守。亦有善政。視事四年。上疏乞骸骨。徵還京師。奉朝請。二十七年。始就國。明年。以魯國益東海。故徙興爲北海王。三十年。封興子復爲臨邑侯。中元二年。又封興二子爲縣侯。顯宗器重興。每有異政。輒乘驛問焉。立三十九年薨。子敬王睦嗣。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之在東宮。尤見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中興初。禁網尙濶。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

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爲愛翫。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初。靖王薨。悉推財產與諸弟。雖王車服珍寶。非列侯制。皆以爲分。然後隨以金帛贖之。睦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又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及寢病。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立十年薨。子哀王基嗣。永平十八年。封基二弟爲縣侯。三弟爲鄉侯。建初二年。又封基弟毅爲平望侯。毅自有傳詳後（中略）初。臨邑侯復。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講學事。輒令復典掌焉。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傳毅等皆宗事之。復子騶。及從兄平望侯毅。并有才學。永寧中。鄧太后召毅及騶。入東觀。與謁者僕射劉珍。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騶又自造賦頌書論。凡四篇。

棗陽縣志卷二五 人物志

漢史紀傳 十六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

劉良傳

趙孝王良。字次伯。光武之叔父也。平帝時。舉孝廉。爲蕭令。光武兄弟少孤。良撫循甚篤。及光武起兵。以事告。良大怒。曰。汝與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共謀如是。既而不得已。從軍。至小長安。漢兵大敗。良妻及二子皆被害。更始立。以良爲國三老。從入關。更始敗。良聞光武即位。乃亡奔洛陽。建武二年。封良爲廣陽王。五年。徙爲趙王。始就國。十三年。降爲趙公。頻歲來朝。十七年。薨於京師。凡立十六年。子節王栩嗣。後書考證云。栩字章。帝紀作肝。建武三十年。封栩二子爲鄉侯。建初二年。復封栩十子爲亭侯。栩立

四十年薨。子頊王商嗣。永元三年。封商三弟爲亭侯。元年。封商四子爲亭侯。後書考證云。監

本元至上無年號承蒼案汲古閣本作元興元年似應從增但趙王商以章帝建初七年立至和帝永元十二年薨是爲二十三年元興元年封商四子不應載於商末

薨之前史家特蒙上文封商三弟而類叙之耳商立二十三年薨。子靖王宏立。十二年薨。子惠王乾嗣。元初

五年。封乾二弟爲亭侯。是歲趙相奏乾居父喪私娣小妻。又白衣出司馬門。坐削中丘縣。時郎中南陽程堅。素有志行。拜爲乾傅。堅輔以禮義。乾改悔前過。堅列上。復所削縣。本初元年。封乾一子爲列侯。乾立四十八年薨。子懷王豫嗣。豫薨。子獻王赦嗣。赦薨。子珪嗣。建安十八年。徙封博陵王。立九年。魏初以爲崇德侯。

劉祉傳

城陽恭王祉。字巨伯。光武族兄。春陵康侯敞之子也。敞曾祖父節侯買。以長沙定王子。封於零道之春陵鄉。爲春陵侯。買卒。子戴侯熊渠嗣。熊渠卒。子考侯仁嗣。仁以春陵地執下濕。山林毒氣。上書求減邑內徙。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陽之白水鄉。猶以春陵爲國名。遂與從弟鉅鹿都尉回。及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敞謙儉好義。盡推

棗陽縣志卷二十五

人物志

漢史紀傳

十七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

父時金寶財產與昆弟。荊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歲餘。會族兄安衆侯劉崇起兵。王莽畏惡劉氏。徵敞至長安。免歸國。先是平帝時。敞與崇俱朝京師。助祭明堂。崇見莽將危漢室。私謂敞曰。安漢公擅國權。羣臣莫不回從。社稷傾覆至矣。太后春秋高。天子幼弱。高皇帝所以分封子弟。蓋爲此也。敞心然之。及崇事敗。敞懼。欲結援樹黨。乃爲祉娶高陵侯翟宣女爲妻。會宣弟義起兵欲攻莽。南陽捕殺宣女。祉坐繫獄。敞因上書謝罪。願率子弟宗族。爲士卒先。莽新居攝。欲慰安宗室。故不被刑誅。及莽篡立。劉氏爲侯者。皆降稱子。食孤卿祿。後皆奪爵。及敞卒。祉遂特見廢。又不得官爲吏。祉以故侯嫡子。行淳厚。宗室皆敬之。及光武起兵。祉兄弟相率從軍。前隊大夫甄阜。盡收其家屬繫宛獄。及漢兵敗小長安。祉挺身還保棘陽。甄阜盡殺其母弟妻子。更始立。以祉爲太常將軍。紹封春陵侯。徙西入關。封爲定陶王。別將擊破劉嬰於

臨涇。及更始降於赤眉。社乃間行亡奔洛陽。是時宗室唯社先至。光武見之。歡甚。建武二年。封爲城陽王。賜乘輿御物。車馬衣服。追諡敞爲康侯。十一年。社疾病。上城陽王璽綬。願以列侯奉先人祭祀。帝自臨其疾。社薨。年四十三。諡曰恭王。竟不之國。葬於洛陽北邙。十三年。封社嫡子平爲蔡陽侯。以奉社祀。平弟堅爲高鄉侯。初。建武二年。以皇祖皇考墓爲昌陵。置陵令守視。後改爲章陵。因以春陵爲章陵縣。十八年。立考侯康侯廟。比園陵。置嗇夫。詔零陵郡奉祠節侯戴侯廟。以四時及臘。歲五祠焉。置嗇夫佐吏各一人。嗇夫本鄉官。主知賦役多少。平其差品。園陵置之。知祭祀徵求諸事。劉敞曰。案後漢志。縣小吏有嗇夫。有佐史。則此吏字當作史也。平後坐與諸王交通。國除。永平五年。顯宗更封平爲竟陵侯。平卒。子真嗣。真卒。子禹嗣。禹卒。子嘉嗣。

劉歙傳

棗陽縣志卷二 一五 人物志 漢史紀傳 十八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

泗水王歙。字經孫。光武族父也。歙子終。與光武少相親愛。漢兵起。始及唐子。終誘殺湖陽尉。更始立。歙從入關。封爲元氏王。終爲侍中。更始敗。歙終東奔洛陽。建武二年。立歙爲泗水王。終爲淄川王。十年。歙薨。封小子燁爲堂谿侯。奉歙後。終居喪。思慕哭泣。二十餘日亦薨。封長子柱爲卽侯。以奉終祀。又封終子鳳曲陽侯。歙從父弟茂。年十八。漢兵之起。茂自號劉先職。稱厭新將軍。攻下潁川汝南。衆十餘萬人。光武既至河內。茂率衆降。封爲中山王。十三年。宗室爲王者。皆降爲侯。更封茂爲穰侯。茂弟匡亦與漢兵俱起。建武二年。封宜春侯。爲人謙遜。永平中。爲宗正。子浮嗣。(下略)

劉賜傳

安城孝侯賜。字子琴。光武族兄也。祖父利。蒼梧太守。賜少孤。兄顯報怨殺人。吏捕顯殺之。賜與顯子信。賣田宅。同拋財產。結客報吏。皆亡命逃伏。遭赦歸。會伯升起兵。乃

隨從攻擊諸縣。更始既立。以賜爲光祿勳。封廣漢侯。及伯升被害。代爲大司徒。將兵討汝南。未及平。更始又以信爲奮威大將軍。代賜擊汝南。賜與更始俱到洛陽。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未知所使。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大司馬朱鮪等以爲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乃拜光武行大司馬。持節過河。是日以賜爲丞相。令先入關。修宗廟宮室。還迎更始都長安。封賜爲宛王。拜前大司馬。使持節鎮撫關東。二年春。賜就國於宛。典將六部兵。伯升初起置六部之兵後赤眉破更始。賜所領六部亦稍散畔。乃去宛。保育陽。聞光武即位。乃西之武關。迎更始妻子。將詣洛陽。帝嘉賜忠。建武二年。封爲愼侯。十三年。更增戶邑。定封爲安城侯。奉朝請。以賜有恩信。故親厚之。數蒙譙私。時幸其第。恩賜特異。賜輒賑與故舊。無有遺積。帝爲營冢堂。起祠廟。置吏卒。如春陵考侯。二十八年卒。子閔嗣。三十年。帝復封閔弟嵩爲白牛侯。坐楚事。謂楚王英謀反辭語相連。國除。閔卒。子商嗣。徙封爲白牛侯。商卒。子昌嗣。初。信爲更始討平汝南。因封爲汝陰王。信遂將兵平定江南。據豫章。光武即位。桂陽太守張隆擊破之。信乃詣洛陽降。以爲汝陰侯。永平十三年。亦坐楚事。國除。

劉順傳

成武孝侯順。字平仲。光武族兄也。父慶。春陵侯敞同產弟。順與光武同里閭。少相厚。更始即位。以慶爲燕王。順爲虎牙將軍。會更始降赤眉。慶爲亂兵所殺。順乃間行詣光武。拜爲南陽太守。建武二年。封成武侯。邑戶最大。租入倍宗室諸家。八年。使擊破六安賊。因拜爲六安太守。數年。帝欲徵之。吏人上書請留。十一年卒。帝使使者迎喪。親自臨弔。子遵嗣。坐與諸王交通。降爲端氏侯。遵卒。子弇嗣。弇卒。無嗣。國除。永平十年。顯宗幸章陵。追念舊恩。封順弟子三人爲鄉侯。初。順叔父弘。娶於樊氏。皇妣之從

妹也。生二子敏國。與母隨更始在長安。建武二年詣洛陽。光武封敏爲甘里侯。國爲弋陽侯。敏通經有行。永平初。官至越騎校尉。弘弟梁。以俠氣聞。更始元年。起兵豫章。欲徇江東。自號就漢大將軍。暴病卒。

劉嘉傳

順陽懷侯嘉。字孝侯。光武族兄也。父憲。春陵侯。敞同產弟。嘉少孤。性仁厚。南頓君養視如子。後與伯升俱學長安。習尚書春秋。及義兵起。嘉隨更始征伐。漢軍之敗。小長安也。嘉妻子遇害。更始卽位。以爲偏將軍。及攻破宛。封興德侯。遷大將軍。擊延岑於冠軍。降之。更始既都長安。以嘉爲漢中王。扶威大將軍。持節就國。都於南鄭。衆數十萬。建武二年。延岑復反。攻漢中。圍南鄭。嘉兵敗走。岑遂定漢中。進兵武都。爲更始柱功侯。李寶所破。岑走天水。公孫述遣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卒。得數萬人。以寶爲相。

棗陽縣志卷二一五

人物志

漢史紀傳

二十一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

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辨。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至陳倉。嘉追擊破之。更始鄧王廖湛。將赤眉十八萬。攻嘉。東陽按更始傳王常封鄧王廖嘉與戰

於谷口。大破之。嘉手殺湛。遂到雲陽就穀。李寶等聞鄧禹西征。擁兵自守。勸嘉且觀成敗。光武聞之。告禹曰。孝孫素謹善。少且親愛。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禹卽宣帝旨。嘉乃因來歙詣禹於雲陽。三年。到洛陽。從征伐。拜爲千乘太守。六年病。上書乞骸骨。徵詣京師。十三年。封爲順陽侯。秋。復封嘉子廡爲黃李侯。十五年。嘉卒。子參嗣。有罪。削爲南鄉侯。永平中。參爲城門校尉。參卒。子循嗣。循卒。子章嗣。

贊曰。齊武沈雄。義戈乘風。倉卒匪圖。亡我天工。城陽早協。趙孝晚同。泗水三侯。或恩

或功。

以上見宗室四王三侯列傳

劉毅傳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永元中，坐事奪爵。毅少有文辯稱。元和元年，上漢德論，並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兌、馬融，共上書稱其美。安帝嘉之，賜錢三萬。拜議郎。按此與下傳并見後書文苑

劉珍傳

劉珍，字秋孫，一名寶，南陽蔡陽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爲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駒、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駒、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物之稱號云。按劉珍著述詳見藝文，以上宗室列傳

樊宏傳 附子儻 族曾孫準

棗陽縣志卷二一五

人物志

漢史紀傳

二十一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

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於樊，因而氏焉。爲鄉里著姓。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貲至巨萬，而賑贖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責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勅，竟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莽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兄賜俱將兵至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爲宏妻，湖陽由是收繫宏妻子，令出辟伯升。後書考證辟字一本作譬也。宏因留不反。湖陽軍帥欲殺其妻子，長吏以下共相謂曰：樊重父子禮義恩

德行於鄉里。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兵日盛。湖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更始立。欲以宏爲將。宏叩頭辭曰。書生不習兵事。竟得免歸。與宗家親屬。作營壘。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殘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赤眉長老。先聞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難。世祖卽位。拜光祿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長羅侯。十三年。封弟丹爲射陽侯。兄子尋立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十五年。定封宏壽張侯。十八年。帝南祠章陵。過湖陽。祠重墓。追爵諡爲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車駕每南巡。常幸其墓。賞賜大會。宏爲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執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帝聞之。常勅驕騎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

棗陽縣志卷二五

人物志

漢史紀傳

一二二一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

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竟不許。二十七年卒。遺勅薄葬。一無所用。以爲棺柩一臧。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臧。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賻錢千萬。布萬匹。諡曰恭侯。贈以印綬。車駕親送葬。子儵嗣。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爲平望侯。樊氏侯者凡五國。明年。賜儵弟鮪及從昆弟七人。合錢五千萬。

論曰。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人不德不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衆人善之。若乃樊重之折契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以用天道。實

廩以崇禮節。取諸理化。則亦可以施於政也。與夫愛而畏者。何殊間哉。

儵字長魚。

劉攽曰。樊儵字長魚。按儵非魚類。與名不合。疑本是儵。字儵。即魚名。可爲字也。又按儵弟名。鮪。知作儵無疑。

謹約有父風。事後

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餼粥。服闋。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建武中。禁網尙濶。諸王旣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帝崩。儵爲復土校尉。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以讖記正五經異說。北海周澤。琅邪承宮。並海內大儒。儵皆以爲師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須秋月。以順時氣。顯宗并從之。二年。以壽張國益東平王。徙封儵燕侯。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

棗陽縣志卷二一五

人物志

漢史紀傳

一二十三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

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卽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陛下子。劉攽曰。按文今當作令。臣等

專誅而已。帝歎息良久。儵益以此知名。其後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尙主。但以貴寵過盛。卽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賙贈甚厚。謚曰哀侯。帝遣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負者坐死。及罪徙者甚衆。遂委責於人。以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爲姦。儵常疾之。又野王歲獻甘醪膏飴。每輒擾人。吏以爲利。儵並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歎。勅二郡并令從之。長子汜嗣。以次子彬。爲郎。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

儵謹恪。又聞其止鮪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梵字文高。爲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慎。悉推財物二十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大鴻臚。汜卒。子時嗣。時卒。子建嗣。建卒。無子。國除。永寧元年。鄧太后復封建弟盼。盼卒。子尙嗣。初。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脩。九江夏勤。皆爲三公。(下略)

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

準或作準

父瑞。好黃老言。清靜少欲。準少勵志行。修儒術。以先

父產業數百萬。讓孤兄子。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陽。準爲郡功曹。召見。帝噐之。拜郎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尙書郎。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乃上疏曰。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爲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

棗陽縣志卷二五

人物志

漢史紀傳

一十四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

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幡幡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朝者進步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貊。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淺淺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習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寶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爲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

爵位。使繼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準

再遷御史中丞。永平之初。後書攷證人龍按明帝永平元年戊午至和帝永元元年己丑相隔三十餘年前既云永元十五年準為郡功曹上

復云遷御史中丞則此安得復云永平之初當是安帝永平之初耳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飢困。準上疏曰。臣聞傳

曰。飢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體。百官備

而不製。羣神禱而不祠。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實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車從省約。

而在職之吏。尙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今可先

令太官尙方考功。劉放曰案功當作工考工官名見前書上林池籟諸官。實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

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彫殘。恐非賑給

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武帝征和元年詔曰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桑無乏

棗陽縣志卷二 一五 人物志 漢史紀傳 一二十五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

武備而已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揚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

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西屯之役謂羌患也東州指冀兗等州言之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

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願以臣言。下公卿平

議。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人。即擢準與議郎呂倉。并守光祿大夫。準使冀州。倉

使兗州。準到部。開倉廩食。慰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飢荒之餘。人

庶流迸。家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略。期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

為羌所鈔暴。準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以安。五年。轉河內太守。時羌復屢入郡界。

準輒將兵討逐。修理塙壁。威名大行。視事三年。以疾徵。三轉為尙書令。明習故事。遂

見任用。元初三年。代周暢為光祿勳。五年。卒於官。

岑彭傳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王莽時。守本縣長。漢兵起。攻拔棘陽。彭將家屬奔前隊。大夫甄阜。阜怒彭不能固守。拘彭母妻。令効功自補。彭將賓客。戰鬪甚力。及甄阜死。

彭被創。亡歸宛。與前隊貳嚴說共城守。

前隊大夫貳甄阜之副也。姓嚴名說。

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

人相食。彭乃與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

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令屬伯升。及

伯升遇害。彭復爲大司馬朱鮪校尉。從鮪擊王莽揚州牧李聖。殺之。定淮陽城。鮪薦

彭爲淮陽都尉。更始遣立威王張卬。與將軍徭偉。鎮淮陽。偉反。擊走卬。彭引兵攻偉。

破之。遷潁川太守。會春陵劉茂起兵。略下潁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

內太守邑人韓歆。會光武徇河內。歆議欲城守。彭止不聽。既而光武至懷。歆迫急迎

降。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將斬之。召見彭。彭因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危

棗陽縣志卷二五

人物志

漢史紀傳

一十六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

殆。權臣放縱。矯稱詔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竊聞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人之福也。彭幸蒙司徒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旋被禍難。永恨於心。今復遭遇。願出身自效。光武深接納之。彭因言韓歆南陽大人。可以爲用。乃賞歆。以爲鄧禹軍師。更始大將軍呂植。將兵屯淇園。彭說降之。於是拜彭爲刺姦大將軍。使督察衆營。授以常所持節。從平河北。光武卽位。拜彭廷尉。歸德侯如故。行大將軍事。與大司馬吳漢。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右將軍萬修。執金吾賈復。驍騎將軍劉植。揚化將軍堅鐔。積射將軍侯進。偏將軍馮異。祭遵。王霸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爲三王所反。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

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河待乎。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鮪將輕騎詣彭。顧勅諸部將曰。堅守待我。我若不還。諸君徑將大兵上轅轅。歸郾王。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帝即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悉其衆出降。拜鮪爲平狄將軍。封扶溝侯。鮪。淮陽人。後爲少府。傳封累代。建武二年。使彭擊荊州。下犍葉等十餘城。是時南方尤亂。南郡人秦豐據黎邱。自稱楚黎王。略十有二縣。董訢起堵鄉。許都起杏。又更始諸將。各擁兵據南陽諸城。帝遣吳漢伐之。漢軍所過多侵暴。時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新野。怒吳漢掠其鄉里。遂返擊破漢軍。獲其輜重。屯據涪陽。與諸賊合從。秋。彭破杏。降許都。遷征南大將軍。復遣朱祐。賈復。及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劉攽曰中當作忠武威將軍郭守。越騎將軍劉宏。偏將軍劉嘉。耿植等。與彭并力討鄧奉。先擊堵鄉。而奉將萬餘人救董訢。訢奉皆南陽精兵。彭等攻之。連月不尅。三年夏。帝自將南征。至葉。董訢別將將數千人遮道。車騎不可得前。彭奔擊。大破之。帝至堵陽。鄧奉夜逃歸涪陽。董訢降。彭復與耿弇。賈復。及積弩將軍傅俊。騎都尉臧宮等。從追鄧奉於小長安。帝率諸將親戰。大破之。奉迫急。乃降。帝憐奉舊功臣。且釁起吳漢。欲全宥之。彭與耿弇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致賈復傷痍。朱祐見獲。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陳。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奉者。西華侯鄧晨之兄子也。車駕引還。令彭率傅俊。臧宮。劉宏等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郛。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

棗陽縣志卷二五

人物志

漢史紀傳

一二十七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

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卽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將張楊於阿頭山。大破之。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邱。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爲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爲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爲舞陰侯。秦豐相趙京。舉宜城降。拜爲成漢將軍。與彭共圍豐於黎邱。時田戎擁衆夷陵。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曰。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疆。猶爲征南所圍。豈况吾邪。降計決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沔沔。止黎邱。刻期日當降。而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彭。而以書招戎。戎疑必賣已。遂不敢降。而反與秦豐合。彭出兵攻戎。數月。大破之。其大將伍公詣彭降。戎亡歸夷陵。帝幸黎邱勞軍。封彭吏士有功者百餘人。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

棗陽縣志卷二五

人物志

漢史紀傳

一二十八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

級。豐餘兵裁千人。又城中食且盡。帝以豐轉弱。令朱祐代彭守之。使彭與傅俊南擊田戎。大破之。遂拔夷陵。追至秭歸。戎與數十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彭以將伐蜀漢。而夾川谷少水險。難漕運。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初。彭與交趾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翁。蒼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爲列侯。或遣子將兵。助彭征伐。於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六年冬。徵彭詣京師。數召讌見。厚加賞賜。復南還津鄉。有詔過家上冢。大長秋以朔望問太夫人起居。八年。彭引兵從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守上邽。帝留蓋延耿弇圍之。而車駕

東歸。勅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囂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囂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隴。延弇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爲後拒。故諸將能全師東歸。彭還津鄉。九年。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枋。筆以竹木爲之。浮於水上。枋即舫字。擊破馮駿及田鴻李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鬪樓。立攢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千艘。并船名。十一年春。彭與吳漢及誅虜將軍劉隆。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皆會荆門。吳漢以三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彭

棗陽縣志卷二

一五

人物志

漢史紀傳

一十九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

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橙。而攢柱鈎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并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亡保江州。彭上劉隆爲南郡太守。自率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今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爲言大漢哀愍巴蜀。久見虜役。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爲人除害。讓不受其牛酒。百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到江州。以田戎食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

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爲亡奴降。夜刺殺彭。彭首破荊門。長驅武關。持軍整齊。秋毫無犯。叩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會彭已薨。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諡曰壯侯。蜀人憐之。爲立廟武陽。歲時祠焉。子遵嗣。徙封細陽侯。十三年。帝思彭功。復封遵弟淮爲穀陽侯。遵永平中爲屯騎校尉。遵卒。子伉嗣。伉卒。子杞嗣。元初三年。坐事失國。建光元年。安帝復封杞細陽侯。順帝時。爲光祿勳。杞卒。子熙嗣。尙安帝妹涅陽長公主。少爲侍中。虎賁中郎將。朝廷多稱其能。遷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三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貉。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熙卒。子福嗣。爲黃門侍郎。

棗陽縣志卷二五

人物志

漢史紀傳

二十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

馬成傳

馬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也。少爲縣吏。世祖徇潁川。以成爲安集掾。調守邾令。及世祖討河北。成即棄官步負。追及於滿陽。以成爲期門。從征伐。世祖卽位。再遷護軍校尉。建武四年。拜揚武將軍。督誅虜將軍劉隆。振威將軍宋登。射聲校尉王賞。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時帝幸壽春。設壇場。祖禮遣之。進圍憲於舒。令諸軍各深溝高壘。憲數挑戰。成堅壁不出。守之歲餘。至六年春。城中食盡。乃攻之。遂屠舒。斬李憲。追擊其黨羽。盡平江淮地。七年夏。封平舒侯。八年。從征破隗囂。以成爲天水太守。將軍如故。冬。徵還京師。九年。代來歙守中郎將。率武威將軍劉尙等。破河池。遂平武都。明年。大司空李通罷。以成行大司空事。居府如真。數月。復拜揚武將軍。十四

年屯常山中山。以備北邊。并領建義大將軍朱祐營。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在事五六年。帝以成勤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及南單于保塞。北方無事。拜爲中山太守。上將軍印綬。領屯兵如故。二十四年。南擊武谿蠻賊。無功。上太守印綬。二十七年。定封全椒侯。就國。三十二年卒。子衛嗣。(下略)

陳志以棘陽爲棗陽。史志駁之。劉我山不以爲然。按棗陽之名。實承棘陽而立。別無取義。自隋立棗陽。而棘陽於南齊時已廢。當時吾縣境內。尙有春陵蔡陽兩縣。則棗陽之地。由棘陽附入者。必不少矣。鄉賢祠并祀全椒舞陰兩侯。其由來已久。今旣補入志。爲疏其故於此。又晉書棗據傳。初姓棘。後改爲棗。亦可爲棘陽改爲棗陽之旁證也。

棗陽縣志卷二

人物志

漢史紀傳

三十一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

馬武傳

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也。少時避讐。客居江夏。王莽末。竟陵西陽三老起兵於郡界。武往從之。後入綠林中。遂與漢軍合。更始立。以武爲侍郎。與世祖破王尋等。拜爲振威將軍。與尙書令謝躬共攻王郎。及世祖拔邯鄲。請躬及武等。置酒高會。因欲以圖躬。不尅。旣罷。獨與武登叢臺。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何如。武曰。驚怯無方略。世祖曰。將軍久將習兵。豈與我掾史同哉。武由是歸心。及謝躬誅死。武馳至射犬降。世祖見之。甚悅。引置左右。每勞饗諸將。武輒起斟酌於前。世祖以爲歡。復使其部曲至鄴。武叩頭辭以不願。世祖愈美其意。因從擊羣賊。世祖擊尤來五幡等。敗於慎水。武獨殿。還陷陣。故賊不得追及。進至安定。次小廣陽。武常爲軍鋒。力戰無前。諸將皆引而隨之。故遂破賊。窮追至平谷浚靡而還。世祖卽位。以武

爲侍中騎都尉。封山都侯。建武四年。與虎牙將軍蓋延等討劉永。武別擊濟陰。下成武。楚邱拜捕虜將軍。明年。龐萌反。攻桃林。武先與戰。破之。會車駕至。萌遂敗走。六年。夏。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西擊隗囂。漢軍不利。引下隴。囂追急。武選精騎。還爲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千人。劉攽曰。按文言。武持戟奔擊。何能殺數千人。明千是十字。囂兵乃退。諸軍得還長安。十三年。增邑。更封鄆侯。將兵北屯下曲陽。備匈奴。坐殺軍吏。受詔將妻子就國。武徑詣洛陽。上將軍印綬。削戶五百。定封爲揚虛侯。因留奉朝請。帝後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爲不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爲人嗜酒。濶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帝雖制御棗陽縣志卷二一五

人物志

漢史紀傳

三十一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

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二十五年。武以中郎將將兵擊武陵蠻夷。還上印綬。顯宗初。西羌寇隴右。覆軍殺將。朝廷患之。復拜武捕虜將軍。以中郎將王豐副。與監軍使者竇固。右輔都尉陳訢。將烏桓。黎陽營。三輔募士。涼州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萬人。擊之。到金城浩疊。與羌戰。斬首六百級。又戰於洛都谷。爲羌所敗。死者千餘人。羌乃率衆引出塞。武復追擊。到東西郡。大破之。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降散。武振旅還京師。增邑七百戶。並前千八百戶。永平四年卒。子檀嗣。(下略)

馮魴傳

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別。食棊馮城。劉攽曰。棊當作采。因以氏焉。秦滅魏。

遷於湖陽。爲郡族姓。王莽末。四方潰畔。鮪乃聚賓客。招豪傑。作營壘。以待所歸。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亡歸鮪。鮪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鮪叱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之。卿爲何言。遂與俱歸。季謝曰。蒙恩得全。死無以爲報。恩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鮪作色曰。吾老親弱弟。皆賊城中。按皆下疑脫在字今日相與。尙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慙。不敢復言。鮪自是爲縣邑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擁兵矯稱者甚衆。唯鮪自守。兼有方略。光武聞而嘉之。建武三年。徵詣行在所。見於雲臺。拜虞令。爲政敢殺伐。以威信稱。遷郊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羣起。郊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鮪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鮪乃遁去。帝聞郡國反。即馳赴潁川。鮪詣行在所。帝案行鬪處。知鮪力戰。乃嘉之。

棗陽縣志卷二

二五

人物志

漢史紀傳

三十三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

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帝至。皆自鬻別。負鈇鑕。將其衆請罪。帝且赦之。使鮪轉降諸聚落。縣中平定。詔乃悉以褒等還鮪誅之。鮪責讓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所無恨。鮪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返農桑。爲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並爲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靜。十三年。遷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策入。代趙熹爲太僕。中元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事。還。代張純爲司空。賜爵關內侯。二年。帝崩。使鮪持節起原陵。更封楊邑鄉侯。食三百五十戶。永平四年。坐攷隴西太守鄧融。聽任姦吏。策免。削爵土。六年。顯宗幸魯。復行衛尉事。七年。代陰嵩爲執金吾。鮪性矜嚴公正。在位數進忠言。多見納用。十四年。詔復爵土。明年。東巡郡國。留鮪宿衛南宮。建初三年。以老病乞身。肅宗許之。其冬。爲五更。詔鮪朝賀。就列侯位。元和二年卒。時年八十六。子柱嗣。尙顯宗女。獲嘉長公主。少爲侍中。以

恭肅謙約稱。位至將作大匠。柱卒。子定嗣。(下略)以上勳戚列傳

劉我山曰自漢以來至宋乃有孟氏父子中間七八百年者舊無人亦由前代舊志張李亂後一字不存非昭昭史乘者概從湮沒漢宗室勳戚可存者存之亦簡冊之光

東陽按舊志帝紀一卷末附宗室勳戚各傳首尾殊不完具此次修志用章實齋遺法凡人物見於正史者悉用正史原文入志卷帙雖稍繁重似無傷也閱者正之

棗陽縣志卷二五

人物志

漢史紀傳

三十四

武昌正信印務館代印